

# 古驿风情今犹在

## ——古诗词里的商都

●吕沛敏



史海拾遗

人世间

## 停电之后

●旗王

这是炎炎夏日里最热的一天中午,突然停电了,单元里十几家居民都明白,是楼下总电闸的保险丝又烧断了。这么热的天,家家都开着空调冰箱家用电器什么的,用电负荷那么高,岂有不跳闸之理?

其实每年到夏天,小区住宅单元的那只旧电闸总会有那么几次因无法承受高负荷的用电量,最后烧断保险丝而导致停电。大热的天,停电的滋味实在是难受,好在每次停电后,马上就会有人去修电闸更换烧断的保险丝。这个修电闸的不是一楼的也不是二楼的,而是住在顶层六楼的马师傅。据说原因很简单,单元里的十几户居民家家装了空调,只有六楼马师傅一家没装空调,老夫夫妻俩双双下岗后一直靠打零工生活,没钱买空调,至今一家人还在吹着老式的电风扇度夏。要知道停电后,开着空调的房间里冷气不会立即

就跑掉,而电风扇停了就不一样,马上会让人热得受不了,所以一停电的话,也只有马师傅急着去修电闸,别人大可安稳的待在窗边关得严严实实满是冷气的家里,等着马师傅下楼修好电闸再享受空调的舒适。

今年夏天和往年有点不一样,因为前不久马师傅家和别人家一样,也装上了空调,这突然一停电,单元里所有的住户就都有点坐立不安胡思乱想起来,以前一停电就着急的老马也不会着急了,那该谁去修电闸呢?大热的中午天,出了空调房坐着不动都一身汗,别说是跑上奔下爬梯子修电闸了,搞不好还会中暑。可是电闸不修好电也不会来,这时间一长,空调房里的冷气都跑光了,家里还不成了个闷罐子?事实是如此,但就是没一个人开门下楼去修电闸,都在等,等着别人修电闸。楼上的想,电闸应该是住在楼下的人去修,近呗。楼下的想,凭什么该我修电闸?又不是我一家开空调烧断保险丝的,停电了你楼上也有份。这就和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一样。停电了,没人去修电闸,大家都没电用。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这个停电的单元平静得让人觉得有点不正常。不多会儿,终于有人开始熬不住了,再迟的话房间里的冷气没了家里也该待不住了,于是差不多的时间里有好几户人家几乎同时开了门,准备下楼修电闸,至少也得做做样子。就在这时,电又突然来了,正当大伙儿一头雾水不知怎么回事时,六楼的马师傅拿着钳子扳子等一堆工具,满脸通红满头大汗蹬蹬地上楼回家来了。原来这次停电,又是马师傅下楼去修的电闸。

看到修好电闸上楼的马师傅,刚出了门的那几户人家不好马上就缩回去,堆着一脸的笑纷纷同马师傅打招呼:“又是老马修的电闸啊?辛辛苦苦,我们也准备修电闸去的,不好意思让您抢先了一步。”

这个时候有点羞涩的马师傅嘿嘿笑着回答道:“小事一桩,这电闸我修惯了,熟悉。再说这一停电我家也不方便,谁去修电闸都一样。天热,大家都请回吧。”

那以后,再遇到停电的时候,单元里从五楼到一楼的所有住户,又都像以前一样心安理得地坐在家在家里一动不动,只需要竖起耳朵听听动静,听到从六楼下来的蹬蹬的脚步声,就知道电马上就会来了。

有个朋友听说了这个故事后,哈哈一笑道:“谁说三个和尚没水吃,三十个和尚也是有水吃的啊。”是啊,我想那是因为那三十个和尚里有那么一个像马师傅一样的人在里面,大家便会有水吃。如果没有呢?就是三百个和尚也没用,都会一起渴死。就像这个单元里停电的居民一样,没有马师傅去修电闸的话,大家都没电用。

商都县位于乌兰察布市东北部,阴山北麓。据考证,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活动。商都县的小西井子古城、公主城古城、金界壕等见证了这里5000余年的文明史。先后有鬼方、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称雄,创造了古老的草原文明。

清朝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凡属军事要冲、出入隘口,择水草丰盛之地设立台站,以驿道联结。草原大漠数千里之遥,都有台站相接、驿道相连。据史料记载,途经商都县的这条驿路东起张家口,斜向西北,终点是蒙古国科布多省,沿途共设44个军台,其中五台、六台、七台、八台皆在商都县境内。

商都因“商”而名、因“商”而兴,清乾隆年间,商都成为有“北方丝绸之路”之称的古商道——“张库大道”西北线上的重要贸易集散地,自古就有着“要发财,上七台”的美誉。在这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和驿站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商道文化。翻阅古籍,商都的印记留在了诗人的笔下——

商都杂兴  
清道光 斌良

戈壁苍茫万里途,盘车北上塞云孤。  
海龙江鱈鱼油锦,贸易新通恰克图。

作者驱车辗转行进在万里苍茫戈壁,车上载着药用海马、珍贵皮毛和丝织锦缎这些特色货物,去往清朝和俄国通商的商埠恰克图。据史料记载,茶叶贸易鼎盛时期,万里茶道上驼队繁多,一匹匹骆驼、一列列商队形成壮观的景象。

据史料记载,1932年,商都已有皮毛加工作坊,产出的皮子轻薄柔软,质地细腻,如绸缎一般,行銷到今蒙古国、俄罗斯一带,非常受欢迎。旅蒙商经营的很大一部分皮毛,在商都实现了初次加工转化增值。

将抵鄂罗胡筑克作  
延清

四野初生草,牛羊未尽肥。  
雪消随水下,风起挟沙飞。  
节气逢春令,豪情慨国威。  
鄂罗胡筑克,烟火暮庐稀。

本诗是诗人《奉使车臣汗纪程诗》中的一首,作者途经商都四台房一带所作,写出了时值春令,野外春草初生冰雪消融的景象,写尽了旅途中苍茫寂寥的景象。

奎苏土闲眺·第五台  
清光绪 志锐

义取多林木,于今不可精。  
四边平里阔,一览众山低。  
泼雪分牛乳,临风听马嘶。  
旷观真别趣,何敢说栖栖。

远远望去,五台奎苏图所处地势高而平,美丽的察汗淖尔与之相伴。本诗记录了阿尔泰军台五台。如今,商都县马祥村中五台驿路尚存,草原上的五台马圈遗迹清晰可见。

明垓·第七台  
清光绪 志锐

明垓土室筑平沙,棋布毡庐数十家。  
男女望尘齐引领,争前来看使臣车。  
并注:此台土室尚整洁,人家甚多。

从诗中可见当时七台的建筑规模,以及人们对使臣的态度。军台是清朝设置的传递军报及官方文书的机构,相当于驿站。当时的军台主要为军事服务,后来由于战事消弭,军台废置。商道驿路上的军台逐渐成为旅蒙商贾打尖歇脚的驿站。七台依山傍水,南面地势开阔平坦,很快成为张库大道上独具优势的商贸中转站和集散地。古道悠悠过七台,驼铃张库百千回。依托这条古老的

商道,各种商业要素在七台聚集,一个繁华的商贸集市在七台形成,并融入内地与边陲、中原与蒙俄的商品交易中。

察察尔·第八台  
清光绪 志锐

七歧北眺察察尔,语音到处不相同。  
察察尔旗台止此,从来取外在居中。

在44个军台中,八台有着居中驭外、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如今,商都县北渠子村小山包下的八台遗迹依稀可见。向村东北望去,一座高大的敖包矗立于山顶。两百五十多年前,这里马鸣萧萧、旌旌悠悠。西迁戍边的察哈尔八旗兵丁及家眷在此举行祭敖包仪式后继续西行。

依托商道驿路,古驿七台商贾云集,引来大量外地的买卖人、手艺人等,定居人口日渐增多。1918年,张库公路开通之时,商都正式建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七台镇已初具规模。拂去历史的尘埃,如此多的古城村落遗址,印证了这块风水宝地曾“车辙行腾市林器,百年修养得今朝,黄云匝地遮沙漠,衰草连岗走骆驼”的繁华景象,也继续抒写着商都这一路故事一路壮歌的不朽诗篇。

如今,商都县是面向京津冀、西连包鄂,北接二连、通达俄蒙的重要商贸物流和文化旅游通道。古驿台已被现代交通所取代,但历史赋予商都的使命仍在传承。



## 七绝·夏荷

●韩军

柳戏碧波荷满塘,微风扑面送清香。  
常邀蜂蝶临池舞,更爱红霞半晚妆。

## 七律·盛夏

●冀玉娥

闲情信步赏风光,快意开怀踏故乡。  
瑞气终年无递送,晴辉永日自然狂。  
诸天锦帐悬金带,净地朱帘隐玉章。  
丽色今朝融有道,娇姿盛夏灿奇祥。



小鸟

咏松



## 余晖

●崔秀

放学的路上,夕阳将身后的倒影拉长,我碎步轻盈,匆匆掠过早已腻味的风景。山路蜿蜒,余晖下蜂飞蝶舞的美妙画面,驱散阵阵饥肠辘辘的侵扰,让我沉醉于这非凡的意趣中。

突然,一声亲切的呼唤声从远处悠悠传来。我定睛眺望,只见父亲驱赶着马车,在金光徐徐的余晖中款款而来。

“大!”我喜出望外,兴奋地甩开膀子,如离弦之箭般飞奔而去。  
父亲赶车去知青队,走的也是这条崎岖不平的山路。他粗糙焦黑的面容上,爬满了深深浅浅的皱纹,笑容从纹沟中溢出来,与夕阳的光辉交融,幻现出幸福的味道。

“吁——”父亲拽住缰绳,拉紧磨杆,马车稳稳停下。

“上车吧!”父亲满脸亲昵地看着我。

我大喜过望,麻利地跳上车,坐在塔栏上。

“那儿危险,容易摔下去!”父亲收起笑容,严肃告诫我。

我嘻嘻一笑:“大,没事,我注意着呢!”

火红的夕阳悬浮在山线之上,一群群鸟儿披着一团团淡紫色的彩绸,在湛蓝如宝石的天空中自由游弋。回头再看父亲,已端坐

在车辕上,手中的大鞭猛地使劲一甩,在空中划了个漂亮的圈儿,紧接着鞭梢用力回旋,“啪”的一声脆响,瞬间在山野回荡开来,余音袅袅。

印象中向来老实的父亲,唯有在骡马面前发号施令时,才是他最为威风,精神最为饱满的时刻,仿若换了一个人似的。

哒哒哒 哒哒哒……极具节奏的马蹄声,给人带来十分愉悦的享受。我们说着话,不知不觉来到知青队,天色已渐暗了下来。

父亲卸车,将三匹骡马拴好,填好草料,从马厩走出来,半站在一旁的我领进了他的宿舍,向半躺在铺盖卷还有在煤油灯下捉虱子的几位老友介绍说:“这是我的七儿子,路上正好碰上,就把他领来了。”

“七郎八虎,老崔,你享福的日子在后面。”一位老者眼珠子一鼓一泄地说道。

“谢你吉言!”父亲双手抱拳。

“刚吃晚饭,你赶紧打饭去。”另一位高额骨的老者提醒说。

父亲转身离去。夜色,紧紧压着父亲驼背的身影,显得那般单薄,那般矮小。

不多时,父亲端着一个胖乎乎的长条馒头回来了,顺手递给了我。现在的人,对馒头不屑一顾。在我小时候,馒头却是

最稀罕的食品。我不假思索地接过馒头,那个高兴劲儿,那个幸福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不管不顾地大块朵颐起来。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发酵馒头。一口下肚,那香甜的滋味简直难以用词汇来修饰。我恨不得一口就吞下去,嘴里嚼着,牙齿还在啃着,嗓子噎得直响,父亲急忙蹲下帮我捶背。

眨眼工夫,我将半斤面的馒头吞进了肚里。我把吧唧吧唧嘴,余味无穷,却想不明白是如何咽进肚子的。那一刻,我真后悔吃得过快,没有慢慢品味,多享受一会儿香甜的滋味。

头发花白乱糟糟的老者抬起眼皮,停下捉虱子的动作,关心地问:“老崔,两个人打一份饭,孩子吃了,你吃啥呀?”

蹲在我身边的父亲,见我狼吞虎咽地把馒头吃掉,站起身,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赶忙回道:“食堂没有多余的饭。”

“饿罪难受。我借你半斤莜面,搅口拿糕吃哇。”侧身而躺的老者起身下炕,翻腾出个面袋袋,抖了几下,倒出些许莜面来,称好了,连秤一起递给父亲。

父亲搅好拿糕,端进来。我问:“大,没有盐汤您蘸啥?”  
父亲拿起碗筷,说:“生化盐汤!”

